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

御製序　卷首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汪顯宗

御製序

夫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斯文之來尚矣故日月星辰之文於天山川草木之文於地登龍於章升玉於藻莫不因其質之美而文之以益其盛焉二典三謨商書周誥之為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要道也是故緼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者聖賢之所以為聖也摛華靡於篇章鬬一字之奇巧者雕蟲之技虛車之飾之所以為譏也徒脩其内而文

不能見於外者亦大雅君子之所弗尚也故孔子於斯道之隆替未嘗不寓之於斯文之盛衰文所以載道豈虛語哉三代以降左氏傳屈氏離騷太史公書賈氏治安董氏賢良三策紹上古之淳風繼大雅之元音雖其德未臻於盛要皆其積有源其流有光堪以垂世而行遠魏晉之後變淳朴為綺靡化元聲為冗薄而文之衰極矣至唐韓昌黎廼起衰式靡天下復歸於正同時若柳宗元其後若歐陽三蘇曾子固諸人代繼其蹤又有

周程張朱諸大儒繼起遠接歷聖之傳明道以覺世而斯文之盛遂如日月之經天山川之緯地豈非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斯道之存端賴斯文之盛以流播於天地間乎吾師梁邨蔡先生守道君子也常為吾言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而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克已復禮以全其天命之本然民胞物與以盡其功用之極致斯不愧於天之所賦而成其為人矣若風雲月露

以為文者藝也然道德盛於中而英華見於外斯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因出平生所為文示余余披讀之餘而歎先生之實為有用之儒也先生講學鼇峯教人以忠信孝悌仁義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及立朝而丰采議論嘉言讜議足以為千百世治世之良規則又國家棟梁之任也今觀其文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如金聲玉振於有虞之廷也如卿雲麗日昭映霄漢而為中天之瑞也如江

淮河濟支流衆派之終歸於大海也所謂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以繼昌黎之蹤而抗歐蘇矣然先儒以為昌黎因文以見道令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焉先生自脩固可知矣吾以為先生體道以為文并非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與天下後世以為何如也

謹案是序不載於

樂善堂文集定本而此集實以冠首後題雍正八年八月今據以恭録云

集部七

二希堂文集　別集類六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二希堂文集十二卷

國朝蔡世遠撰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

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勤是編乃其所作

雜文冠以耕籍賦

聖主親詣太學頒青海平定詩序日月合璧五星連

珠頌河清頌

樂善堂文抄序共六篇不入卷數志榮遇也其餘序四卷記一卷傳一卷論説書共二卷墓表志銘行狀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雜著一卷目録之後有其門人寧化雷鋐附跋稱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遠嘗自作記言學問未敢望朱文公庶幾其真希元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其務以古賢

自期見於是矣前有雍正庚戌

皇上在藩邸時

親製序一篇稱其講學鼇峯教人以忠信孝弟仁義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及立朝而風采議論嘉言讜議足以為千百世治世之良規則又國家棟梁之任也今觀其文溯源于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者吾

於先生見之煌煌

天語載在簡端

睿鑒品題昭示中外非惟一時之

恩遇實亦千古之定論矣迨我

皇上龍飛御極於甘盤舊學

篤念彌深乾隆己卯

論正文體舉世遠之文爲標準癸巳

詔編纂四庫全書世遠著作又蒙

褒録

絲綸宣示均宇而不名寵禮儒臣於斯為極今讀

其集大抵理醇詞正具有本原仰見遭際

聖時契合非偶其上邀

知遇固不僅在文字間矣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希堂文集卷首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耕耤賦有序

皇帝御宇之二年始耕於千畝之耤禮也臣世遠謹按耤田之禮其義有三已所自親以供粢盛至孝也躬習於農以知稼穡至恪也對時育物為天下率以勸田功至勤也行一事而三善備者耤田之謂也我

皇上挺睿聖之姿追皇王之化闢四門以通言路頒八紘以招茂才飭官常以修百職卹民隱以撫萬方奬吏則揚清黜墨移風則尚儉崇淳祗祗庸庸日旰而不遑暇食期月之間典則具舉風教滂流臣竊慓然知隆古以來唐虞三代其無以侔盛也廼修耤田之禮躬率三王九卿秉耒而耕之三推加一禮成

念農為天下本

詔自京畿以暨河之南山之左右民有積逋賜以緩征

所在大吏訪其地老農之儉勤敦樸身無過舉者寵優之秩以八品臣嘗推周頌思文桓二章之指以為粒民者稷之所以配天也豐年者武之所以綏邦也周家宗祖世以農事為緒遂同疆界以陳常天命匪解克定厥家盛德大業播為樂章其聲鏗閎盈於天地我皇上仁育恩覆無遠弗屆而憲古修文重農敦本於前聖有光宜有撰述以摹萬國之歡心導兩間之和氣臣世遠以遭逢之幸拔自海表簪筆螭頭侍學

鸞署際兹盛典媿無文章以華
國敢忘固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偉元聖之制禮兮重耤田之親耕洪卓爍以煒煌兮維
聿將其恪誠詎鄉向而無良農兮匪大精之所馨謇獨
俶此春及兮用以供乎粢盛駟玉虬以戾止兮軫深耜
之民情所無逸以知艱兮固王心之所寧兆九域以豐
穰兮欻風聲之俊儁躭萬乘其猶辛勤兮矧細甚之農
氓度三時以著制兮嬰王政之有成惟輈輈以啟啟兮

舉德輶而若輕斯憲古以修文兮燀寓縣而光亨於穆

我

皇德崇業廣有典有則以教以養側席而求有言惟讜

占善必録擢長斯奬施慶春温旁燭日朗觀民則如風

之行涖官則如天之象聽政不遑於曛夕視朝早辨於

昧爽聲明旁溢於瀛寰神化同流於穹壤捷若騂騏之

驫駥應若龍鼉之鼓響熹熹訔訔巍巍蕩蕩洵六五以

四三與天參而地兩於時嵗在閼逢律中夾鍾農祥既

見韶景方融天廟躔次土䖘瀧涷史占初吉瞽奏協風
天子乃順月令撫時雍念民力敬天工修王制勑秩宗
前期祗肅將有事於先農於焉封人設其埒壝稷官申
其警諭奉禮序其班階大胥辰其樂具常伯獻播殖之
儀宗人省牲帛之數其在羣后百執莫不攝威儀竭誠
素恪恭待事罔敢遑寧逮夫元辰既屆曉色澄鮮初晞
溥露漸歛游烟葩𤥨擁簇雲罕連飊象輿蜿蟺豹尾飛
軒

天子則被龍袞佩蒼琠出青陽之左介協鸞和於鈞天介御間以剡耜用秖於千畝之田爾乃降金根之車陟青壇之位考鐘歆兮嚝鍠舉焚燎兮焅煝揭祝嘏兮正辭搢珪璋兮大瑞薦明德兮馨香享孝誠兮斯醉臚駿奔兮就列篤邦祜兮以對祀事孔明鄉邑猶⿰豈史乃下壝壇乃就耕次乃命廩犧解韜出耒乃命太僕牽牛執轡乃渙

絲綸金洪玉晬自古在昔農為重事矧是千畝以享以

類曷敢不勤加三為四爰推

御耦洪縻手試驟緫犗而服紺轅轛縹軏而馭黛耜軼

河鼓以比馴象坤儀以為利維時爾公爾卿為五為九

凡厥庶民竢終其畝種稑孔嘉神倉孔厚用以昭居歆

兆時降鴻三農康乂有湛湛露兮樂胥侑壎箎兮我廝

垂髫兮鬌童掎杖兮台耇其心兮克忠厥角兮稽首感

大禮之既成慶遭逢之非偶

皇上乃念畿以內河以南並太行之左右繡壤錯而相

衢評沛施膏逋徵弛嚴易潞活活嵐憲霰霰日觀之佳氣益釀崧嶽之膚寸長贍既近輔以優渥復溥海而均覃考力田之賜爵自漢世為美譚昏勞農以終老撈鋤雲而觸炎苛淳龐其可風錫愚賤之華簪俾皓顛以沾榮庶糲藿其益甘耽

聖人之作則皎朝曦之方晝瀸霑霈之波施廓天造之廣覆彼連山之播穀甫肇業而未究粵唐虞之命稷錯鮮食以在宥至夏啟以牛耕始少憩乎人勦洎耜典之

既行畫鄉郊而井授相陰陽以涉澗廼可畚而口授編周禮以勤民爰吉蠲乎登豆維斯禮之肅皇值運會而重覲炳千古而有光召休祥之輻輳書歸禾以為嘉禮餘三以為富易大有以占亨詩多稌以擢秀經有年之必書斯豐登以屢遺惟設誠以致行故天錫之孔厚賡衢壤以春熙頌我

皇之萬壽

聖主親詣大學頌有序

粤若我
昭代誕膺天命撫臨萬方垂先錫祚右文典學昭灼涵
煦東西朔南罔不暨訖
皇帝纉承鴻庥明哲作則帝王師儒之道萃於一身天
下懐徳秉義博聞有道術者莫不近文章砥厲㢘隅爭
自奮於
聖人之世皇哉中天之景象也
皇帝重念尊師講道謁聖崇儒風示天下莫急於此雍

正二年春三月乙亥朔
天子乃盛法服建龍旂蹕清路噦和鸞
躬詣大學大昕鼓徵淵淵皇皇釋奠於
先師禮成
御彝倫堂講明德新民之經精一執中之旨厥彰厥微
既繹既闡王公卿尹侍從之臣聖孫賢裔曁厥肄業成
均之士合二千有餘人咸侍日月之旁飫聞至德
天子乃頒綸綍廣崇聖之配隆褒德之典傳經之彥衛

道之儒孰已退而宜祀孰未入而宜增昇平日久向學蔚蒸擴博士弟子員之額加五經孝秀之升德化洋溥教澤大洽近光之士八表之逺厖眉童稚莫不延頸企踵鼓舞懽愉曰

聖人首出天下文明此其時也粤稽唐虞典樂有教米廩有庠五典有惇直温寛栗剛簡廸於厥中時則四方風動萬世永賴亦越周文亹亹翼翼雝雝肅肅靈臺辟雍其典則隆其意備美故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惟無斁然後能使斯士奮興故其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文王作人之效而賢才之為國家寶也爰及武王陳書敬勝訪範叙倫師氏以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曰中和祇庸孝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無思不服者服之至也長育有法王心有加故服之者亦報以心也我

皇上孝以事
親誠以馭物仁以恤下推心以用賢多方以訓士所以
豫養奬勸漸摩成就之者靡不曲盡故能使近說遠懷
奔走忭躍駕成周而軼有虞漢帝圜橋之聽唐宗建學
之盛宋代三舍之規史氏所誇又烏足云哉臣世遠備
員講讀躬逢盛事揚扢有懷忘其鄙謭謹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帝德廣運表正萬邦文同有截化溥無疆金樞丹穴若

木扶桑光華所燭錫極陳常聲靈炳彪於斯尤盛五緯集祥九州無競廼稽古制廼溯道宗斆學之本伊維辟雍鄒孟有言後先一揆夫子之道我
皇齊軌如月印川圓暉不滓如日中天萬世同晷體厥大成誕敷寓縣息息相符羹牆若見二載季春朔日既練遂
諳寢楹舍菜初奠笙頌西磬具鐘在南樂具奏止事以在三尊師訪道磬折是甘

皇之沖德海肎淵涵廼
御彝倫横經講義菽粟為膏布帛為貫曰維大學曰明
曰新克止至善天下均平曰維聖心傳十六字危微之
幾誠則無事
皇建厥中一而不二錫厥庶民惟中是視臣工生徒百
千其偶亦有聖嗣率彼賢後圜橋聽觀有孚盈缶涣若
釋氷肅若拱斗緬從洙泗粤若放勲聖聖則同治教攸
分肆我

皇上為師為君丕宏厥緒咸秩其文既祠崇聖錫厥王
封兩廡羣儒亦折其衷如衡之平得禮之義升進廣崇
毋失其類焕我宫牆教道扶樹朝陽升梧南山騰霧經
生復額弟子增數翕其從風九閽湛露皇矣
帝德於穆昭融跨虞軼周巍巍崇崇天降時雨滂沛沖
瀜化澤所協以兆年豐威加鹿塞玉門韜弓止戈為武
在泮之功小臣多幸際兹
昌辰而目斯擊而身斯親懿我

皇上受福無垠於萬斯年保佑天申

青海平定詩序

維我

皇朝受天眷命道德侔於虞夏土宇擴於漢唐九服寧一萬姓惠康絶島窮徼罔不置吏争為臣僕其有不率折之以威懷柔震疊赫臨乎方外

皇帝膺圖立極纘

列祖之緒仁孝廣被聖武布昭虚已推心知人善任一

民一物咸歴

聖衷誠哉天下歸仁四方以無拂也蠡爾羅卜藏丹津

青海部落偪近甘涼曩以平定朔漠

天威所加震慴納欵

聖祖仁皇帝嘉其歸誠寵以王號兄弟數人皆膺顯爵

乃陰懷傈狡内憤外巽怙惡日滋悖德滅義潛通逆寇

策妄阿剌布坦阻兵安忍同氣自戕梟張豕突

皇帝哀矜庶頑不忍加誅遣使曉諭敦誠順而撫之用

綏靖我邊疆小醜執迷不思悔禍敢肆陸梁

帝赫斯怒

指授方畧雍正元年十月命將出師摧其部落散其黨與二年二月我師乘機進克勝氣兆於風雲先聲震於沙漠揚威疊勝得降勿殺訊得虛實批空擣堅鴉喪其林兎迷其穴乘其踣藉取彼鯨鯢生擒羅卜藏丹津之母并取助逆渠魁八人俘男女數萬馬牛羊數千晝夜兼追斬馘三千餘人賊衣婦人衣僅以身竄三月乙亥

朔振旅凱旋捷

聞羣臣咸上

功德請

御殿受賀

帝謙讓不居曰是惟

皇考簡用之將豢養之兵用宣乃力克奏膚功朕何有

焉但朕躬即

皇考之躬併祭告

諸陵勉從所請臣等謹按前代撫外服述紀有功勲然
或利其土宇或貪其寳物横挑威釁非以討罪爲心即
漢世之平東南越服先零定西域史氏雖誇其事然不
免於好大喜功唐平淮蔡韓碑栁雅鋪張揚厲炳耀鏗
鍧然用天下全力久而後克孰若我
皇上大仁大勇不得已而用兵不踰時而奏績兵不過
數千人役不過十有五日勞費少而成功多較之高宗
鬼方之伐不需三載方之虞舜有苗之格未及七旬此

皆由我

皇上神機睿算動合天心

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呼吸罔間

豐功駿烈於是益光由此櫜不戰之弓造可封之俗申

有截之威受無疆之福恭讓哲惠中孚化邦溥海承休

永永無極臣等叨侍

禁廷受

恩深重愧無江漢常武之作揚厲

神功各賦近體詩六章謹再拜稽首以

獻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有序

臣聞天開景歷表儀象以垂麻德協乾行彙祥符而昭

應惟神明之默契自經緯之潛孚凡當極盛之朝必顯

非常之瑞然而司天入奏惟是星輝雲爛之文太史登

書無非日麗風和之兆乃若三光聚舍七曜同躔合星

辰日月以聯暉歷元會運世而罕見溯休徵於上古傳

盛美於伊耆欣承隆遇於中天快覩嘉祥於此日欽惟
我
皇上
堯天復旦
舜日重華
行健勵精贊兩儀而成位
體元廣運協五事以均調時當
御極之三年令值春明之二月仁風普洽陽德方亨慶

兩曜之重光瞻五星之聚彩恍天衢之輯瑞琮璧煒煌儼玉殿之齊衡璿璣璀璨海天濤湧雙丸如夾鏡齊飛斗極雲開五緯似編珠並綴祥光繚繞遍八表以騰輝瑞靄繽紛近三垣而拱極而況日維吉午恰符景命之辰時正清晨實際升恒之始舍在娵訾之度位屬乾宮次當營室之躔星名清廟將行吉禮示至仁大孝之徵特顯苞符昭峻德鴻功之應而廼

乾衷益懋
巽命謙承辭大美而不居表蒙庥於
聖祖卻賀牋而弗受謹告瑞於
景陵是
天意凝禧洵獨超於萬古而
聖心躋敬更遠邁於百王臣世遠猥以庸愚備員
禁近瞻雲就日慙握管之難窺紀月編年喜簪毫之多
慶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太極渾淪兩儀肇分五行順布遞嬗絪緼其氣在
天斯成七曜其理在聖斯成王道王道之成會其有極
惟純乃備無非
天德維
天之德
聖祖肖之
聖祖之德
皇帝紹之

皇帝膺籙敷勲嗣𭠒
天心默祐錫茲祉福錫之維何猗歟孔多山川清晏風
雨休和詩詠降康史書大有䆵䆵嘉禾盈於千畝祈穀
圜丘同雲沛澤先
天弗違應念斯獲惟茲庶徵
至治之輝乃瞻上瑞
純德之歸紀年當三歲次在巳
朝野昇平賡歌喜起時維卯月萬彚勾芒和風翔洽滃

蕩春陽吉日庚午
天齊七政燦燦璇樞何徵非應其應維何淺莫測之管
窺一二若或得之曉籌初報曙色曈曨咸池騰旭焜燿
躔宮曰若
聖祖合體乾剛
皇帝敬承健行有常緝熙於燦周於八埏是用會合為
章於天粤有太陰同度齊行儼如雙璧異彩晶瑩曰若
聖祖中和參贊

皇帝敬承剛柔合撰以位以育繼照重光是用會合如
珪如璋木德之精厥名維歲其位東方豊登之瑞曰若
聖祖仁育黎首
皇帝敬承恩敷九有年穀順成悅豫且康是用來聚降
福穰穰南方有𤎎伊維火德居丙位離文明是宅曰若
聖祖丕崇禮教
皇帝敬承於昭大孝聲律身度經曲燦列是用来聚有
文有節位中央者厥名曰鎮土德所鍾光明黄潤曰若

聖祖秉信立極
皇帝敬承至誠無息格于上下神人以愉是用來聚蔦
邦作孚西有長庚德旺於金齊其躔度光彩森森曰若
聖祖精義入神
皇帝敬承裁制洪鈞惟精惟一執中以運是用來聚宣
昭義問辰星在北清影潭潭是惟水德澄澈淵涵曰若
聖祖睿智首出
皇帝敬承亶聰如一普天坐照如日方中是用來聚昭

明有融惟兹日月協於隂陽惟兹五星應於五常若龍之圖爻象顯設若龜之書九疇燦列是昭至德廣大精微爰標奇瑞集福承祺伊惟上古陶唐之世璧合珠聯遂遂盛事道統治統堯始明之四千餘載皇帝成之丕顯丕承其道大光欽明恭讓光被平章昊天垂象符兆顯然二五叶度億萬斯年

河清頌有序

臣聞聖人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是故河出圖包羲

則之以畫卦洛出書大禹則之以叙疇盖天地一元之
氣分而為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之生以水為先而四
瀆之水又以河為大天降嘉祥兆自河洛理固然也欽
惟我
皇上四德根心五氣順布孝以事
親本愛敬之心以推暨乎百姓誠以事
天體元善之長以涵濡乎羣生澄叙官方揚清激濁而
百官以治心周蔀屋愷澤旁敷而萬民以察乃雍正四

年十二月自陝州至徐邳淮揚黄河清二千餘里歷有數旬臣聞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清於十二月者陽氣寖盛歲功方成貞元會合之時也清於豫徐揚兖閒者宅土中央萬派同流四方之所和會也經數旬如一日者

皇上中天之治日新月盛光被靡極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涵育天下六十餘年

皇上丕承而光大之以言乎心則清明在躬以言乎治

則清和咸理觀乎人文以化成故日月五星徵其應人情以為田故嘉禾瑞麥發其祥兹又見黄河之聿清昭
聖人之大瑞天氣感動而地氣應之地氣寧謐而河伯効靈此三才合撰之至理一德感孚之明驗也乃
天眷彌隆
聖敬日躋羣臣請陞
殿受賀
皇上謙讓弗居謂事

天如事
親受寵若驚敬畏弗懈善則歸
親慶告
景陵恩推臣下交儆懋修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孔
子繫大有之卦曰履信思順是以自天祐之我
皇上乾惕益深位育益宏翼翼譓譓巍巍煌煌所謂多
福而天祐者莫大乎此臣叨侍
禁廷珥筆

起居領

訓周詳受

恩深重欣逢道寶之昭彰竊慕賡歌之盛事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巍巍

帝德上通穹昊高明博厚誕膺大寶惟德之徵五行順

布川泳岳輝昭回呈露百神受職四靈來遊五緯垂象

萬派安流惟河之清千年罕覯上瑞聿彰光啓宇宙

皇心緝熙雍雍肅肅江漢秋陽以濯以曝聖化所孚洪瀾渟泓清且漣漪正在嘉平河從西來星宿濯波既踰葱嶺積石攸過北繞河湟亘於地軸龍門磊砢澔溔洄洑元氣和會誕降嘉祺白魚赤鯉朗映鱗鬐一碧長空素練成綺陽亨歲成榮光在此貝闕何明珠宮有爛晶潔瑩輝奐徹霄漢豫徐兖揚歷二千里越有數旬其清未已凡茲臣工懽忭盈廷曰惟我

皇蕩蕩難名自

建極來嘉徵懿鑠是宜致慶聿懷多福惟
帝曰俞
天實眖予予加抑畏永念前謨
皇考陟降在
帝左右乃眷既渥申以保佑虔告
皇考以彰瑞應篤叙明昭丕承有慶惟時臣工肅然敬
聽謙尊而光
聖不自聖孝思維則歸善於

親推恩錫類交儆臣鄰昔在包羲寶圖聿獻亦越軒轅
魚人來見黃龍蛸蜿當舜之時德水現靈禹則覿之我
皇首出邁帝軼王有開必先以有斯祥誰則澄之河伯
呈之河伯則辭匪克為之曷為不滓洪鈞是使洪鈞不
居伊誰之司究厥淵微惟
聖成能太極在心即物即誠廓然太虛靜正靈瑩孰先
感召天一所生四瀆之長爰効其靈功峻崑岡澤浹瓔
瀛稼穡惟寶明德惟馨三事允治萬象光亨於千萬年

永奠清寧

樂善堂文鈔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直

內廷隨侍

皇四子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兹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經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為詒謀燕翼

建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訓是行

訓誨

皇子尤為精詳愷摯

皇子仁孝聰明遜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淵鑒名臣奏議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莫不講貫習復緼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不為雕飾藻繪之辭而皆有以合乎仁義中正之旨八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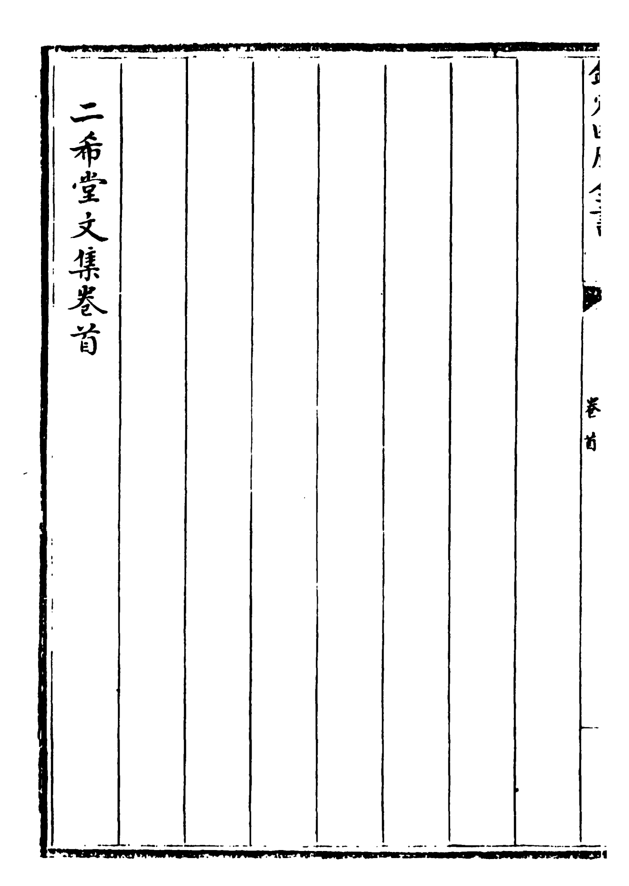
九月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分為十四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為元在人則為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靈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别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之者必至於浹洽暢遂烏可已而不自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己曰虛心人倫

物則之原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書曰惟精中庸曰明善言善惡之介當精以決擇也然累於有我曷以克樂大學曰慎獨濂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當謹持而充擴也己克則私去私去則心虚易大象曰君子以虚受人虚則誠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感之感以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皇子以此内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之著為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皇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斁示我顯徳行樂已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已之善也以裕諸心以措諸行若榖種之生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蘭之臭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孰大焉樂莫至焉徒文云乎哉

乾隆御覽之寶



二希堂文集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朱封

二希堂文集卷一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稽古齋文鈔序

世遠官翰林時蒙

聖祖仁皇帝命分修性理精義親承

誨旨者將一年迨我

皇上嗣登大統累膺不次之擢得侍

日講注
起居恭與
經筵沐
恩光而親
訓誨至深且渥又喜得侍書
皇子相與講貫討論無間寒暑人生遭逢之幸報稱之
難無以逾茲雍正八年冬皇五子彙訂其古文詩賦名
曰稽古齋文鈔夫所謂稽古者豈徒博覽泛涉專為記

誦組織之學與文人學士爭雄長競才名而已哉稽古忠孝之大節根于天性而不容已發揮流露於云為動靜而罔不充浹則敦本明倫之實昭矣稽古聖狂之分義利之判是非得失之所由然因革損益升降汚隆之所由著則謹幾慎動之功懋矣皇子至性過人孝恭肫摯與

皇四子朝夕相聚飲食居處同所讀之書同所作之文同怡怡愉愉歡悅無間日體

皇上之訓以勗其德業以慎其起居故其發之文者光明洞達徽彰畢露若網之在綱若玉之在璞若珍藏寶物之生于溟渤廣淵任人搜取而不竭此豈文人學士習為靡麗雕鏤者所得舉似其萬一哉書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程子曰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言力行之必由于稽古也皇子其日以古人之所善者為法古人之所非者為戒即以已所自作之文之所善所非者以自律其躬而考其言行所善者必躬

自行之所非者毋躬自蹈之夫集中所載經書性理歷代帝王名臣之論皆究研精微慷慨論列使見者鼓舞奮興悠然神往而不自禁他若雜文詩歌皆心得所發也皇子誠因文以考行敬德而不違則動巽之益日進無疆矣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五性粹然至善用直

内之功敬修而不息方外之功集義而無歉則元善之長充周而不可窮先聖傳心之學于是乎在上之為論道經邦之儒次亦為一民一物之所恃賴故曰同歸而一致也譬之原泉廣津發自崑崙放而為河海流而為百川潤桑田而滙沼沚皆是物也顧人生而静而後質與學之所近或偏得其一體漢唐以來通經履道之賢匡君定國之彦親民濟物之選代不乏人就其合同而論之三者本一無事于分具本充

者其末茂使董廣川大用于漢文中子及遇與唐功
不遇于蕭曹房杜哉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
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及出令晉陽
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
日進講奏疏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浙東南康
潭州諸治績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且如司馬公許
魯齋復何分于名儒名臣哉故曰無事于分也然使
語魏丙姚宋以精一之學則粗矣抗召杜卓魯於魏

陸韓范之列則遜未逮矣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級次第則亦不必于合也方今
天子神聖道統治統萃于一身以至道醇修勖士類以皐夔稷契望臣鄰以廉謹仁明飭吏治一道同風之盛于斯乎遇之高安可亭朱先生服儒體道夙開濟大畧入為卿士出為牧伯由冢宰陟台輔以襄
聖天子之盛治與世遠同事
禁廷一日語世遠欲纂漢唐以來至于宋元名儒名

臣循吏等傳各為一集合為一書世遠在鼇峰書院時故嘗校刊先儒諸書又私纂歷代名臣言行録實有素心顧以均服職事未遑手録屬諸同志四五人分纂傳論高安公定其領要重申討論世遠亦旁覽廣搜細加叅訂再閱歲而書告成事蹟繁多年代久遠或恐有紕漏舛錯之譏要可為高山景行之藉士

幸生

堯舜之世懷三代之英三者之中服膺砥厲備其全體

固足以求志達道成曠代之人豪即得其一節亦足以
寡一身之過淑躬而濟物藹藹吉士維
天子使人材之盛比於成周風俗之美躋於陶唐是則
編輯是書者之惓惓也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于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
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
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

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泒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為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

不知修已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為偽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畧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㵍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

憾也不又多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

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歧於異説不汨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

苟其心有可原雖濶踈如陳賓張浚必録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猶純用鉤距之術揚雄爲莽大夫故均削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略綜其概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爲開國功臣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綸鬱不得施嚮用方殷遽

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摇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若心調護輸忠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劭德高年蔚為國瑞者高允文彦博也盡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於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溫嶠李晟祖逖宗澤孟拱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

足歛也謀畧葢世寵利不居張子房高矣東京鄧禹亦可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段顔文信國余闕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瓘胡銓最顯合千數百年之巨公碩彦崇勲峻節彚次成書若聚之於一堂而親聞其謦欬緒論也若設身處地而親見其設施張弛温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槩也觀其人論其世名臣之行事備而古來用舍得失君子小人消長之故亦畧可考矣編次者誰自漢至隋南城張君百川也唐至後五代漳浦

藍君玉霖也宋至元安溪李君世豳也高安公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僭加修飾之高安公又從而潤色之益高安公贊襄密勿於
帝廷時聆
疇咨之訓賡明良之歌世遠又簪筆
起居忝在講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聞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諄懇詳盡非語言記注之所能繪可以垂之千百代而

為典謨爰推本此意與諸君合訂此書以備朝夕之省覽起臣子之興覲有志之士奮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為階梯而上溯爲臯益甘傅周召可比隆也漢唐以下云乎哉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隆萬古為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於峻德之明實因内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

内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咈之盛外無十二牧則承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爲風俗哉十二牧之職即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訪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撫之厚德以風之飭屬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吏之極則也欽惟我

皇上留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著實績昭彰者必加以不次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

濯磨以成時雍之化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為之敎孝弟敦睦婣懲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

其身者也審此數者其於帝廷洛牧之意
聖天子懐保之心庶有合乎南靖張君季長學古通務
有守有為之士也適髙安公與世遠欲修歴代循吏傳
屬其手纂既成加以釐訂與名儒傳名臣傳並梓以行
世遠不揣固陋敬論之於簡端以質天下之有志於化
民成俗者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敎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

子朱子之觧四書也有集註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即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為程式使自証其心得而發揮其藴奥非由此者雖奇材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之背馳其說附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頒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

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留餘憾矣沿習既久學者視為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説汨没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説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為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

功業則巍然為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
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
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
之方也栢鄉相國魏貞菴先生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
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朱子全義先生輔弼
兩朝聲績論著炳烺天壤顧此書尚藏於家未鋟以行
世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生
校而刊之兼山為吾漳隱君子考訂既核剞劂成書念

庭屬世遠序之世遠海濵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甞讀此書而歎其義藴之畢該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則為説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範圍其自詡為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也其駕空躐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沉晦則近世之講章而朱子所詆為俗儒者也方今

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沉潛反復不囿於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且遠也念庭克承父志而梓之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薛敬軒先生文集序

文以載道也古之人文與道合而為一今之人文與道

離而為二合而為一者本之躬以立言發乎邇見乎遠離而為二者馳騁以為工靡富以為博骫骳險僻使人割斷難句以為此真古文也不知其離乎道也遠矣聖賢之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由其根柢深厚故其發於言者不求工而自工自孔孟以至程朱無異道也有明薛敬軒先生由程朱而上學孔孟者也當其時稱之者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亦可以得先生之為人矣今讀其文和

厚易直止求於理之至當達其意之所欲言若不顧執泥滯言之譏要其言之不合於道者鮮矣抑吾於先生贈送之文更有取焉人生有友朋之贈答有仕宦之往來道益廣則言論益多名益沸則慕其文者益夥豈能逃之以自高先生之贈守令則勉以守令之職贈監司則告以監司之道贈同朝則勗以直己行道務以達其欵欵之忱而後已嗚呼此皆惻隱之心所發也向使先生欲見才於文而馳騁以為工靡富以為博骪骳險僻

割斷難句以為古豈不堪與文士度長絜短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欲使文與道合而為一也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先生得之矣

楊龜山先生集序

道學經濟文章氣節四者合而為一者也俗儒不講以道學之人論多迂踈而不適於用詞尚質朴而不合於時其為人大抵簡易平淡未必有一往不可回之氣嗚

呼爲此言者猶夏蟲不可語於氷井蛙不可語於海其
無與於道也審矣夫學貴有本無本之學縱修飾補苴
無用於世有本之學其根沃者其葉茂本聖賢所以出
治者發而見之事業是則莫大之經濟也與師友講明
而論著罔非載道之書是則莫大之文章也可死可辱
而浩然之氣剛大常伸是則莫大之氣節也吾於楊龜
山先生見之程門高第稱楊游尹謝獨先生之學最著
上接濂洛而下開考亭之統其傳又最廣而余獨歎先

生經濟之宏氣節文章之高士子懷奇抱異散處下僚未有不以才大用小自傷淪落者先生浮沉州縣四十年自為徐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絶無出位求進之心非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乎及其晚節立朝人方持祿養交以竊榮貴先生嚴氣正性章數十上排和議收人心肅軍政論三鎮必不可棄方田水利花石綱之害必不可行李邦彦李鄴之徒必不可用使從其言豈有靖康之禍哉當蔡京貴盛之時先生以一

縣令抗之卒之浚湖瀦水之事格不行是其氣固已蓋天下也當王安石邪説盛行之日先生抗疏排之是能放淫辭以閑先聖也讀其文發揮義類抒寫性情然則先生之氣節文章何不備哉或又以為先生於數者實所兼長豈知皆本其平日明善復性之功所流而貫之者乎夫宋儒之中吏猶恬曠莫先生若也然其樹立議論卓卓表見如此亦可以知其餘矣因序先生之集為發其大凡以見士貴本實勝也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静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為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受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踪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强勇以身任道所

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為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躒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為要以居敬窮理為宗其研極天人剖

析理欲真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敎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虚駕空儱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撼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横渠召對之言斷可為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兹特刋布以開示來

學世之學者苟能不懾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

周易淺說序

閩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理學之盛甲於宋代沿及有明風流未歇正嘉之際姚江以良知之學倡天下龍谿心齋流弊益甚獨閩之學者卓然不為所惑同時若虛齋蔡氏次厓林氏紫峰陳氏尤其較著者也虛齋之學篤守程朱經書講義蒙引尤為學者所宗存疑淺說相

繼出遂與並峙一時次厓蓋私淑虛齋者紫峰則虛齋之高第弟子也自宋元諸儒以後言講義者必推三家我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旁求遺書於三家易說多所採錄顧蒙引存疑皆久已行世惟淺說尚未重梓以故其傳未廣雍正十年先生裔孫孝廉松茂謁選至京攜其書屬余序以付梓余惟易之為書潔淨精微廣大悉備邵子言其數程子言其理朱子兼之發明象占實

指為卜筮之書以前民用夫數未始不本乎理理未始不兼乎數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數先生之指一也先生之解經也探羲文周孔之精意而出以淺易之辭語必求其可據不涉於影響亦不務為艱深使讀者了然於文義之間而體玩服行庶乎可以歷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嗚呼易之用廣矣大聖人尚欲加年學之以寡過況其餘乎本之以孚守之以貞而因時以善其用又能懼以終始焉此寡過

之方也松茂能褒揚祖德俾是書得與蒙引存疑並垂不朽且使天下知我閩學之精且詳如此有志者亦可以奮然興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啟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

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為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為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為豈肯與夫巳氏者決榮辱得失於一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

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
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
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
倡為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為
宗其獘不為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
者起而攻之然其為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
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為辨耳今之
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為明心

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絶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樂詞章以正而力啟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為深切著明學者茍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濂洛風雅序

以詩傳其人不若以人傳其詩以詩傳其人者詩不傳則人不傳猶殘樹之一葉廣厦之片瓦也以人傳其詩

者人傳則詩亦傳猶桂林之枝崑山之玉也以詩傳其人者幸則為陶五柳杜少陵使人讀其詩而想慕其人不幸則為宋延清劉夢得温飛卿使人讀其詩反因以議乎其人以人傳其詩者雖其遣調屬思不與詩人爭一字之奇一韻之巧要其流風餘韻使人觀感而興起者諸先生若曠代同堂此倡彼和也儀封張先生以人傳其詩者也生平讀書明道及所以修己而撫民者一以濂洛諸君子為宗自濂洛下迨羅整菴既訂其文集

若語錄刋而行之矣玆又彚其詩訂為一集以行世先生蓋懼人之逐逐於詩而不思其人以可傳也且曰詩以道性情諸先生之詩得性情之正者發乎情止乎禮義三百篇之遺意或庶幾焉向使諸先生不思以人傳第思以詩傳鏤心刻骨區區於聲病對偶之間勿論其人無甚足稱者而其詩亦為無所關係也久矣真西山先生曰古今詩人吟諷弔古者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

世道未云有補也夫君子之論詩亦有補於世道而已
是則先生之意夫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
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
問世也雍正元年
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餘論考訂又是
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追李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

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鞹文議也不加體

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重修漳州府志序

康熙庚寅春栢鄉念庭魏君守吾漳余時在京師君以

治漳之政下詢余曰夫正己清操撫民率屬君之本所學以措之治者無待余言也顧吾漳郡志自萬歴至今闕百年矣此政事之大者非君莫可君慨然曰是吾責也治漳三年政洽民和百廢俱舉君已得其山川户口風土人情盛衰因革之大概余時守制家居謂余曰都中所言今可行矣願以相屬余退而慘然不寐者久之曰嗚呼故老盡矣薦紳老成備知明季

國初之事者凋喪無餘余小子何知敢與斯役且吾漳

自百年以來兵燹頻仍典籍散失守令將校尚有不能紀其名况於鄉曲里巷匹夫匹婦之微其孝義節烈烏能家考而戶按之也哉顧及今不修後將益難因與陳君石民李君麟蒼陳君少林汪君嘉仲等經始於癸巳四月君不憚搜羅不惜縻費凡九閱月用就厥緒甲午春余以服闋入都人物賦役二卷未及定稿陳李諸君相與續成之首末序論以及義例傳記君又增損而潤色之是冬剞劂告成君以書來屬余序之余惟賢人君

子之為善也非有所慕於其名也而名卒歸之庸人之不能為善也非有所顧於其名也名亦不及焉然追其身已没其子若孫往往以得載志乘為榮以不得與為辱豈非恒性之若秉彜之好有不可泯者耶維漳建郡始於唐初僻陋瀕海然山水峭洌鬱積雄竒有宋朱文公涖郡以後陳北溪王東湖兩先生親承其統緒道術既一禮法大明勝朝陳剩夫蔡鶴峰諸賢又起而賡續之沿及明季周忠愍黄石齋何黄如諸公氣節文章尤

歸然為天下望流風餘韻至今猶存吾漳人之不自菲薄也得無望前修而加勵乎且夫訪古者考其山川審時者識其風土察變者詳其沿革宦斯土者雖千世百世之遠猶得按其宦蹟姓氏而知其賢否有所鑒於前斯有所惕於後而凡生斯地者知科名爵位本不足重要惟砥行修名者之得垂休光於無既也是則君所以修輯是書之意也夫

漳志山川小序

清漳多名山大川梁岳大峰太武天寶天柱雄跨羅列南西北三溪環繞廻流各滌其源相為支泒葢漳之為地負山瀕海山川居十之七八可室廬而居田畜而食者二三耳然山水峭洌欝積清奇故其為人大都負氣岸尚節概歷覲史册漳之在朝者多正人斯亦山川之靈也舊志志山川條貫脉絡倣禹貢成文今仍之百餘年來或地以人傳名以義起增潤之功所不免焉

詩書禮樂所以造士德行道藝所以考其賢能也卒郡邑之士學於學宫欲其以聖人為法聖人無不可學而至也倣周官黨正州長之意有社學有義學欲使比閭族黨皆知學也書院者聚其英而教之也建立學田賢司牧體朝廷養士之心恤其私而厚其餼廪也故類聚而附之自有宋仁宗用范仲淹之議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漳於是乎有學紫陽涖厥土風㣲懋焉婚喪嫁娶一遵禮法大儒之澤也

世祖加意膠庠重頒卧碑
今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廣厲學官向學之士彬彬然
盛矣

漳志藝文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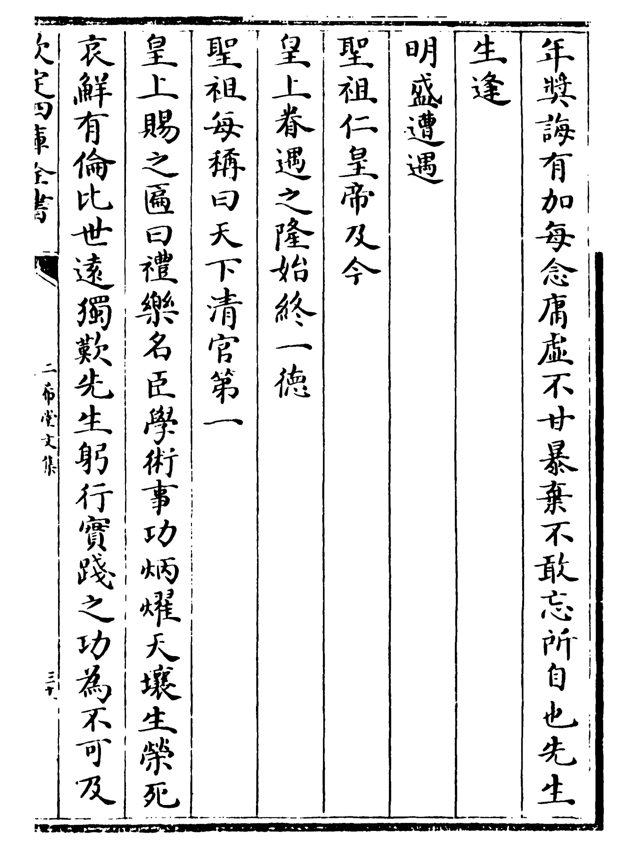
著書總目自漢書以後多有載所謂藝文是也然止紀
篇名而已近代志書則採其文錄之非繁也紀營建之
初終明政治之好醜載川岳之靈秀考古者咸於是乎
稽之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欲以垂不朽盛事難矣漳

雖僻爾龍湖以一代之才啟宇於茲詩則初唐正聲表奏則文以儒術風徽所被嗜古之士後先相望守土賢大夫若他鄉前達又各有撰述有留題高牘雄編爛簡筴矣

困學錄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正編續編仲子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中州古稱理學之區國朝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最著

先生宗仰潛菴而與逸菴相師友其學以立志為始復性為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為準的深憫世俗之汨没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為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禮致晋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


年奬誨有加每念庸虛不甘暴棄不敢忘所自也先生
生逢
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區曰禮樂名臣學術事功炳燿天壤生榮死
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為不可及

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言欺人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義利之辨而大發其惻隱之心先生分巡濟寧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十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中書游歷内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涴者凡有公餘悉為恤民養

士之貴可不謂義利凜然而滿腔惻隱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為心先生見人則勗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知其人則令所屬資送未得其人則令薦送來見則接以賓主之禮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為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為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為先生温厚和平而

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刻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督臣噶禮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卒賴聖明公道得伸夫為大臣而稍動身家之念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鄉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

徒以其小才曲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守正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刋布諸書合理學經濟氣節之彦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刋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工以至垂没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

大學衍義補叅訂序

余嘗謂朱子小學一書内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修身齊家之道悉備於此若西山大學衍義則大學之統匯也合經史子集而條其篇目附以論斷擇焉而精語焉而詳道德具備法戒昭然由小學而讀大學衍義本末精粗體用隱顯一以貫之矣有明丘文莊公廣之曰衍義補即治國平天下之要分為條目次其源流定其取舍忠言偉論絡繹聯貫亦西山之

功臣也南匯顧子凝是敦修慕古奮然為有用之學讀文莊之書摘其要補其闕間附以已見其言平正通達要可指之行以不悖乎大學之旨顧不自信質余而求序焉余惟俗學之溺人久矣甲者以發策決科希世取寵為事其高者務記誦工詩文以為終身之業在是凝是有慨於此覃思博覽手錄是書以研之已者公之人所謂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者耶抑余聞之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者曾子釋大學之

要旨誠正之實功也凝是勉之由暗室屋漏之不欺以定道義文辭利禄之取舍匪惟知之實允蹈之矣

四書集註衷義序

雍正二年秋吾友鄭君淡之以書來曰某近為四書集註衷義凡朱子前後說絲互考訂以歸於一附以宗廟明堂井田郊社圖制方梓以問世願得一言以弁其首書方至而淡之旋已下世余未見其書不敢輕為之序越二年黄君雙玉寄數卷示余余讀之潸然曰嗚呼此

吾亡友淡之玩心研志十數年所成之書也淡之為吾漳名宿試輒冠軍篤行敦義著於漳江余自翰林十載家居常與東江諸友談經論文相勗以宋儒之學淡之博覽內考研究深浴胸中常有不可窒塞磨滅之氣今天子御極下詔舉孝廉當事首以淡之應薦病不能赴以死嗚呼天之祐善人也其謂之何哉是書以朱子定厥中旁採諸儒下及近賢皆取其有合於朱子者錄之其涵泳白文運衆說而出之者尤簡直有體余嘗謂讀

書者貴在心得躬行不徒尚講明然講明所以寫其心得而啟天下以服習訓行漢儒之解經重在講明宋儒之解經多有心得程朱之書如麗天行地尚矣餘則講明與心得有不能兼者即明代之蒙引存疑雖並垂不朽然蒙引之心得為多我

朝四書講義首推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堪以覺世而垂後他如汪武曹諸賢考辨採録非無足取然揚已徇外之意多求之躬行心得之功微矣夫言者心之聲

也心發於聲不可欺也不可掩也余非敢輕論前輩葢嘗探討而體驗之然後知其不可誣也今裒義之書已行於世識者自有定論顧考其篤行以觀其論纂猶逃空虛者之聞足音矣其及門高第黄希上諸子叅訂而刋布之均可傳也

四書尊聞錄序

葢嘗觀於六經諸子而後歎四書之語切也觀於古註疏及有宋以來諸儒講義而後歎朱子之心細也讀六

經諸子者但即四書為權衡焉足矣讀四書者但研究朱子集註及或問語類諸書以為綜會焉足矣明成祖詔儒臣修四書大全其擇焉不必精語焉不必詳然會聚諸儒講解以資考核有功於學者不少嗣後蒙存淺達說約諸書發揮衍繹要之皆使人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焉斯已矣誦聖門之問孝也則宜反之已曰我當如此以盡孝誦聖門之問仁也又必反之已曰我當如此以求仁誦誠身之旨則曰我如何

擇善固執以誠吾身誦知言養氣之說則曰可使吾之氣有怵於私利而不剛大充塞乎夫茍不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雖遍觀廣取何益於我茍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雖單辭隻句皆可以勉之終身進而上希賢聖然踐履必先以講明參考會通而後心靜理明庶其有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乎則講明之功亦烏可緩也長洲戴生景亭閉户窮經十餘年志尚不凡自四書

大全以及蒙存淺達諸書罔不究覽又參之我
朝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講解擇而存之彚為四書
尊聞録既成求序於余余讀其書力索潛思簡而該詳
而有要不必旁搜遠覽而儒先義藴畢具讀是書者可
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矣夫今之
士但思發之於文而已其三者皆視為不甚切之務夫
不能驗之身心其文亦不能親切有味不能措之於事
則所謂道聽塗説而已我

國家正學昌明超軼前代
皇上崇聖右儒學貫天人每當
經筵進講便殿燕見輒剖示精微心源若接
聖敎之所薰蒸天下學術日進於醇戴生之爲是書也
其日以勉人者自勉以不負發憤下帷之苦心以應文
明之會而讀是書者益復體之身心以措之於事無徒
思以發之於文焉則幾矣
桐城夏氏忠孝節烈錄序

萃一門之中而克全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豈非揭天經
扶地義植三綱五常亘萬古而不滅者哉桐城夏孝子
杲少有至性六歲喪母持服如老成人父病割股以饋
及葬廬於墓始終如一孫忠烈公杲初授黄陂縣丞用
薦補麻陽令未行賊至公出没烽火矢石間血戰死守
城陷賊署僞守公指賊駡賊解其左右手猶駡不休賊
遂斷其舌剜其目戕其足以死有女適潘氏者夫死僅
一女守節十八年如一日有女適江氏者未有子江君

以應試卒於旅次柩至焚香沐浴更衣而逝忠孝節烈萃於一門吁何其盛也或謂割股非孝詳考孝子生平始有無方之養終有廬墓之誠其割股乃孝心懇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所以為純孝也或謂縣丞小官難與古死節名臣並傳夫位高而不死其罪甚於卑官位卑而能死其節過於高官此論古之權衡也忠烈公不以陞職而有諉責之心不以官微而苟忍求活不受偽職至解支體猶詈罵不止此與唐之張許宋之文陸

何殊乎二女之賢一以生一女而守節一以未有子而殉夫此皆權於義之所當然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可謂仁矣余讀宋史見崇安劉氏自忠顯公韐慷慨殉君子子羽孫珙等皆大節炳著一門之中以忠謚者五人建陽蔡氏自牧堂公發篤學守道子元定孫沈等皆登聖賢之堂一門之中以賢名者九人此皆吾閩之表異特出垂聲千載者今以夏氏較之其不可與比隆矣乎彼科名爵位烜赫蟬聯為庸夫俗子所羡慕而志節碌碌

無所表見者嗚呼淺之為丈夫矣

黄氏宗譜序

古者建國立家宗派秩然左氏傳言君卿大夫世系明晰精詳而國語史伯論祝融裔苗絲毫不紊蓋簡籍可稽流傳可證所以推一本篤宗支恩誼通流敬歎備至意念深矣後世民版之獻久廢戶口之數秖屬虛文越鄉遷徙者往往而是文編散失氏族無可考憑漢晉以來韋孟陸機之倫世德家風咸有陳述間或遠推夫受

姓命氏所自出年代荒遠豈其盡有可據者耶是以近世君子每汲汲乎家譜之修者追本之思也而斷自譜牒所可稽以為始者致慎之志也子謂宗子設而後族姓聯寢廟修而後情禮聚宗支興廢程張每慨乎其言之至於花樹韋家宗會法猶有取焉豈不以遡祖考之情通親愛之誼能使本心孝弟油然而自生也哉嗚呼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必能愛其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必能聯其宗族仁孝之理秩敘自天為人為子者必

有所不容已於斯也溫陵黃君澹園閩之望族也雅厚以文令魏郡之東明著有惠政既營其家廟復輯自先世譜牒可紀者以為家譜追本之思致慎之志皆於古有合仁孝之思又足以聯之黃氏其世昌乎予故因其請而序其端云

此序為孝廉李君鍾旺代作而先生稍加點竄者也李君窮經學古持躬不苟賫志以殁先生每悼惜之故附於集中因藉以傳焉受業雷鋐識

二希堂文集卷一